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袁　瑩

朱子語類卷二十一

論語三

學而篇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

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蓋卿

伯壽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蓋是來到這裏打不過又問忠信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内外也這内外二字極好節

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己底事為人處如何不要忠一才不忠便是欺矣到信知就事上去看謂如

一件事如此為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已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循物無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讌

蜚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

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己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

少　道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或錄云他自覺猶於此欠闕故將三者省之若令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恪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銖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渣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

此三者而已　鎬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淳

為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　節○為人謀不忠

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

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它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只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令人為己謀必盡為他人謀不曾著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泳

問為人謀有二意一是為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為己謀則如此為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為人謀那裏有兩箇丈勢只說為人謀何須更將為己來合捕此

項看為人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為已謀定是忠便不必説只為人謀易得不忠為人謀如為己謀便是忠不如為己謀便是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堪去説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拗轉枝蔓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豈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説非不好只是説得忒寛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做箇集

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寓

爲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夔孫

○為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

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殻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時舉○寓録同别出

子善問云云曰未消説計較只是為别人做事自不著意這箇病根最深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

才有形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寓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己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

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著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明作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

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寓錄作令勿偏倚便是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淳○寓錄略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泳○與朋友交

忠信實理也道夫○忠信

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端蒙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端蒙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義剛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為忠見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僩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内面工夫已到曰内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内告子義外便錯了可學

問忠信二字曰忠則只是盡已與事上忠同體信不過是一箇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已說未是祖道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道夫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注脚今

又要討盡已注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〇閎祖盡已之謂忠

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麽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又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

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

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盡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祖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樸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

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蒙

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以用也泳○盡己謂忠以實謂信

文振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

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爐為桌桌為香爐便是背了它便是不著實　恪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

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内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

僩

林正卿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

謂之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矣與發已自盡循物無違之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與盡已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容之耳人傑

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令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

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麽物事　賀孫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内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甚害事　方子○集注諸事

具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説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節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爲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爲本
少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
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燾
伯豐舉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
信否曰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
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爲本之
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恪
問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本人若不誠實便傳也

傳箇甚底言未畢先生繼云習也習箇甚底南升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道夫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方子○佐同

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於内所以差否曰只為不曾識得聖人言語

若識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己用工如曾子也明作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卻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道夫○集注

或問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字

只是就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否此事本是則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是自家答之以是則是循物無違是之謂信不忠不信者反是只是發於已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個

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

這桌子黃底便道是黃黑者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
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
見於事者之謂信卓
問發已自盡為忠曰發已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盡是
盡已之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
話對人只說七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盞便喚做
盞楪便喚做楪若將楪喚做盞便違背了忠是體信是

用自發已自盡者言之則名為忠而無不信矣自循物無違者言之則名為信而無不出於忠矣淳

問發已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藴便是忠處恕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大雅

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是曾忠池本作不信必是不曾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

故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秤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令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

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
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
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
則不可以復道夫○寓錄別出

仲思問如何是發已自盡曰發於已而自盡其實先生
因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
三分便不是發已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
實是病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

循其物而無違揚舉伊川言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説簡潔明通較又發越也㝢因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世間一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只得隱護其語如此亦為忠信之權乎曰聖人到這處却有箇義存焉有可説與不可説又當權其輕重如不當説而説那人好殺便與説這人當殺須便去殺他始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説伊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

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直是不可移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注說忠恕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胷中流出學者須著勉

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僩

循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　閎祖

循物無違為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　銖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之大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　僩

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主言而言盖對忠而説在己無不盡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木之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令人要高似聖人了便嫌聖人説眼前物為太早須要擡起了説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學蒙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為表裏内外何也曰盡己之謂忠見於事而為信將彼已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

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問伊川曰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説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誠意不至游氏以忠為操心以信為立行楊氏以不忠作違仁以不信作違道三説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三説不同然操心立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寛違道違仁底疏問傳不習

乎曰傳人以己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説榦

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只說為人謀而上蔡更說平居靜慮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故說論語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低而却無前弊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著得一善又著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著一般第二般來便未

著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問曾子用心於内工夫已到又恐為人謀而未忠朋友交而不信傳而未習日加省察求欲以盡乎人也先生細思少定曰如何分内外得游氏之説正如此為人謀不忠便是已有未盡處去那裏分作内外果如此則多學而識之者歟容

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内外也端蒙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淳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開導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導人傑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筭不徹曰此等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此微細亦不必大段費力也閎祖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

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伯羽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閎祖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三句自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熱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

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關竅決不及聖人也

問道千乘之國章曰龜山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問

須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覆推尋看古人治國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南升○賀孫錄別出○集注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

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賀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

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

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

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

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

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

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

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僩

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

如何做去木之

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木之云如此凡事都着信不止與節用相

繫屬曰固是木之

問五事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信方真箇是節用真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能使民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已而失信於人

者故敬了又有信亦有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人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明作

道千乘之國五者相因這只消從上順說人須是事事敬方會信纔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没有成令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令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便急征重斂如何得愛民既無

愛民之心如何自會使民以時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敬又須著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著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著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愛民又須著課農桑不奪其時　賀孫

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

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説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時舉録作世固有能敬於己而或不信於民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時舉録作有自鄙吝慳儉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説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銖○時舉同

問敬事而信章五者相承各有次序是能如此而後能

如彼抑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又是轉說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有一般人敬而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吝嗇却不能愛人故能敬便自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關曰信是的確若不的確有時節有時又不節淳

陳希眞問須主敬了方可以信先節用了方可以愛人

又須是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思從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人凡事要誠信然未免有不敬處便是不實有人却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鄙吝於已本不為民有人知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都用恁地看　賀孫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

如得事父兄如何而爲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先生曰下面説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説支離將來又生出病南升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别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説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

其他自當汎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池本作思意）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僩）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燾）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

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僩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令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

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銖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賀孫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

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卻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

不相悖說得如此盡明作○集註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卓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

胡氏解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左傳中數處誥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閟宮殷武末章觀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遞相祖述必大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明作

問變易顔色莫是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是下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顔色太輕耳可學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顔色有偽為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德明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儒用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淳

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時舉

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已之私計也明作

衆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會許多事明舉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固有資禀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

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
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時舉
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
既有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畢竟是
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
至曰看得是曰令日本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
見稍長不敢貪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
人旨要尋見著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來日無多欲

得朋友勇猛近前也要相傳某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麤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夔孫

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明作

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恐裏面欠了
字多這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
至只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
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
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
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
之言此說却好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

不如聖人之言也_榦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

之遠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 賀孫

林一之問賢賢易色章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為激切之辭覺得那一邊偏重聖人言語便平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說禮只專是儉喪只專是戚也 砥

義剛說賢賢易色一章先生接集注所言云此不若上章但竭力等事比上面入孝出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吾必謂之學矣義剛

或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

人傑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使無這去水北一事 明作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

重不威只一套事 砥

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 振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而已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

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向人說我在東却走西去那一邊便成妄誕了問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

以人言之(𠏉)

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時舉)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接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没了這事如

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有物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

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説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説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顔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

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来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伯羽○道夫一云蜚卿問人道唯在忠信不誠無物口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惡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便

無物天地造化聖人德業未嘗有一息之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曷嘗間斷有些間斷則造化便死了故生出一箇人便是一箇人生出一箇物便是一箇物更無些假道夫問陰陽外錯雨暘不時亦可謂之誠否曰雖恁地亦只是外錯不是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有裏面無

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　人傑

問毋友不如己作不與不勝己友則他人勝己者亦不與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　榦

問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字如何曰勝己便是如己之意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

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 義剛

友不如已者自是人一箇病周恭叔看得太過了上馬者吾師之下馬者若是好人吾教之中馬者勝已則友之不及者亦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 璘

問集注謂友以輔仁不如已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已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

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其来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道夫

趙兄問無友不如已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

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

友之法耳壯祖

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

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

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

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

所以救學者之病可學

問無友不如已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

我者他又來求　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_{時舉}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_{銖　時舉録云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説説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伯羽

朱子語類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袁　瑩

朱子語類卷二十二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

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雉

慎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慎終追遠亦得明作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

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義剛

問程子云推而至于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如何曰事事皆要如此慎終則末梢雖是理會教盡不忘於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久遠思澤人多是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来在已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　賀孫

夫子至於是邦章

敬夫問夫子温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

節温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明

問温是恁地温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説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

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嶢崎為良善無險阻窒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 節

李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猶俗言白直也 雉

問良易直之義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 銖

亞夫問良何以為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因舉韓詩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子諒二字為慈良此却分明也 時舉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麤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来良字却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 僩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為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僩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明

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夔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令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

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 時舉

龜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等語正淳以為暴慢侈泰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似不然之曰暴慢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

說話常有些畏罪禍底意思在不知聖人温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欲為是以求聞政也賀孫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人傑

觀志觀行只是大槩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又自當改此特言其常耳明作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時舉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伯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人傑

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父在則子不得專而其志却可知父沒則子雖得

專而其不改之意又可見此所謂孝祖道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怱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夔孫

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段害人底事

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了個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升○游氏說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

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僩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

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說得之僩

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

聖人之意亦正如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
四年改之其意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奚
止三年若不合於道如盜跖之所為則不得不改若
其事雖不善無甚緊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
之是忘其親也某舊日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
說他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所當
改者大爭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
理若要改則亦未為急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

也〈子蒙〉

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向時欽夫改作可以改可以未改却不是但此章必有為而發然無所考又曰死其親而暴其過孝子所不忍為〈義剛〉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穩此正指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銖〉

問或說不改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存所行之道二說

實擇先生反而問之欲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恐是曰然遂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改者此說却切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止三年乎此為在所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自新法之行諸公務為緣飾文致一詞將此一句辨論無限而卒莫之合也寓

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

必能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必有為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銖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銖

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

得好故并載之使互相發拱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謂要改有不及謂不改有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振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

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吕與叔説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隷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黄有開因舉先生舊説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雖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内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伯游問禮之用和為貴云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撙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令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恁地却如何做功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遍問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

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令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和矣〇時舉銖録別出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須以

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賔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令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

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銖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

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恭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録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来有箇和不是外

面物事也又問知和而和是如何曰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時舉

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

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作

禮之用和為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

賀孫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别討箇和来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便只是如此看祖道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人之持敬若拘迫則

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人傑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謙之

邵問禮之用和為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強為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又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

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　僩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　振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卓

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和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和在禮外曰只為它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　銖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

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義剛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

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

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

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義剛○集注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

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寛些又流

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閎祖

問集注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為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

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賀孫

問知和而和是從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縱而無節又曰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底道理 卓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理禮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和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

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賀孫

問集注云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後又引程子云恭而安別而和二句竊謂行而不迫只說得恭而安却未有別而和底意思曰是如此後來集注却去了

程說柄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如知和而和執辭不完却擬記録有差當○集注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道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砥録云却只是一事都從這裏發出則其體同矣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砥録云發出來和無不中

節便是處處敬

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伯羽○砥少異○淳錄云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裡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象也○寓錄云敬只是一箇敬分不得才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處處皆和是事事中節若這處中節那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恰好處皆是和但敬存于此則氤氳磅礴自然而和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

敬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淳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又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南為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

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横說也如此竪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淳○道夫録少異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

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凛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實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

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得你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别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别做一箇物来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卓

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德明

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

賀孫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寓〇以下信恭

吳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

次第踐其言則害於義不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

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致恭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

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辱潘子善因曰近字說得寬

曰聖賢之言不迫切銖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

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

則必不能遠耻辱

或問集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

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廣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

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耻可辱者在我矣道夫

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人傑〇以下因親可宗

因如令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主字如主讎由之主必大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

因循苟且是事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

交下梢他有氣勢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

子當時若不擇揀去主癰疽便被壊了寓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顔讎由之主葢當時覊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賀孫

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顔讎由則可親之人若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棲人底道理也時舉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

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可學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主顏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

下来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来所宗非其可宗者矣時舉

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子細胡亂與之相依下梢却是宗他了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来下梢忽然為他所薦舉便是宗他賀孫

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来受他薦舉辟差便是著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賀孫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羣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析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薦舉因它超擢便著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日不能薦舉我超擢我便著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

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耻辱亦可宗是将来底事○銖

全章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獘之効

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時舉

問信近於義一段曰未説著不必信只是信合於宜且如一人相約為事已許之少間却不行是不合義不可踐矣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

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可學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今與人約做一件事須是合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可約之事則休與之約謂其不可行也問恭近於禮謂致敬於人須是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拜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問因不失其親謂依賴於人

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南升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必大錄云若不看義之可行便與他約次第行不得便成脫空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

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時似不害將來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親他且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舉狀與我我受了便用主之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言語與澁難曉裏面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明作

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禮後本却不如此曰後來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各是一事有

此兩項李問恭近於禮曰非止諂媚於人是取辱之道若恭不及禮亦能取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合不拜者反拜他皆不近禮不合拜固是取辱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不是取辱先生因言論語中有子說數章文勢皆奥澁難為人解○雉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淳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

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為耻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

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較

近傍寓○集義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便反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

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耻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為惑簡也字故然如某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横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某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

又問謝氏說末句欲免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好否肖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平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慮當審也 伯羽

問程先生說如何曰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他意思要說也字出恐不必如此說范氏說如何曰范說不甚好恭近於禮恭合下便要近禮信近於義信合下便要近義故其言可復恥辱可遠信只似與人相約莫要

待得言不可復時欲徇前言便失義不徇便失信只是低頭喏喏時便看近禮與不近禮問大人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必信處須著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 榦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

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説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慎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若於不足言常若於有餘謨之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慎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慎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

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

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慎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慎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明作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慎於言也未是好

學若不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麽但能敏事愼言而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面折一句不得義剛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閎祖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武録云學者須先有根本方有可正也禪家云三家村

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令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愼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雉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士毅

希真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説必著如此但人且要就自已身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裡克治賀孫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淳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説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義剛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可學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説得高大縣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

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甚逺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淺深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伯羽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無驕而後

能好禮也　謨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盖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来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

不若更樂與好禮淳

楊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資質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他已在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無諂無驕問集注說學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似有先後不可躐等之意曰自與學者言之是如此令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這人貧而無諂富而

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一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得他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寓○上條疑同

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産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来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賀孫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為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瑳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為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貧好禮自不知富明作

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

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闊

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 賀孫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

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

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 寓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

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

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

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謟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

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南升○僩錄別出

文振問貧而無諂一章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比他樂與好禮者别人便說不足道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也得了只是比樂與好禮者分明争一等諂驕者必不能樂與好禮若於諂與驕中求樂與好禮此如適越北其轅反行求及前人無可至之理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僩

陶安國問貧而無諂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緼袍而不耻孔子稱其不忮不求它實到此地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工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

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貪要說他却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録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銖

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致亦不可騖於虚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 燾

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富貴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盖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 伯羽○集注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時舉

仁父問此條以知己與知人對説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人卻是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 賀孫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 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

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别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卓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朱子語類卷二十二